

他们用的大水杯

■孙道荣

我们单位的锅炉房，在一楼大厅的一隅。

我喜欢喝热水，每天都去打开水。以前办公室有过一个热水瓶，灌一瓶水，够我喝上一天了。后来热水瓶不保温了，也懒得换，干脆每次直接端着茶杯去锅炉房打开水，来来回回要走好几趟。同事笑问，你不嫌麻烦吗？麻烦确是麻烦了点，但我愿意这样多跑几趟。每天坐办公室，一坐两三个小时，除了两只手在电脑键盘上打字，看看稿子，做做版面，身体几乎不怎么动弹，以致腰围跑得比岁月还快。多跑几趟锅炉房，正好活动活动，也算是一举两得。

在锅炉房，经常会遇到也来打开水的人。早晨刚上班，打水的多是同事，一人拿个热水瓶，灌满一瓶，足够对付一天。除了这个时段，来锅炉房打水的，基本上都是外面的人。从几年前

开始，为了方便群众，我们单位一楼大厅、锅炉房和厕所，就对外免费开放了。特别是这个锅炉房，给一些有需要的人带来了很方便。

来锅炉房打水最多的，是穿着黄马甲的人，他们都是在单位附近，负责清扫马路的环卫工人。我因为每天都要打几次水，时不时就能遇上他们一两位，因而有点面熟。其中一个大姐，每次来打水，用的都是那种特大号的水壶，水壶里放了一把粗茶，茶垢已经将水壶的本色完全掩盖了。看这水壶的容量，比我以前用的热水瓶，都要大很多。我好奇地问她，这么多水，你能喝掉吗？大姐笑着说，哪够啊，我每天至少要来灌两次水，夏天的时候，还要更多一点，差不多得两壶半。又补了一句，谢谢你们啊，得亏你们单位好心，允许我们来打水，

以前都是早上从家里带一壶水来，喝完了就没了，水不够喝，口渴，也只能忍着。

看见我端着茶杯，大姐又笑了，你这个茶杯真小巧，真好看。我讪笑，其实我用的只是一个普通的玻璃茶杯，好看谈不上，小巧是真的，尤其是和大姐的大水壶放在一起比起来，它简直像个小玩具。偶尔我外出办事，汗流浹背地回到办公室，口干舌燥，端起茶杯，“咕咚咕咚”，一口气将杯里的凉水都灌下去了，还不解渴，那时候就会怪自己怎么会用这么小的茶杯？但这样的时刻并不多，更多的时候，我跟其他坐办公室的同事一样，是小口小口地啜饮的，不需要大茶杯。

不少快递小哥，也会在送快递到我们单位的时候，顺带着灌一点热开水。有个快递小哥，在他的快递小车上，绑了一

个用旧烧水壶改成的水壶，水壶边还挂了塑料的水杯，停车了，拿起杯子，水壶稍稍一倾，就能倒出水来，水已经凉了，“咕咚”一口喝下去，赶紧拿起快递，送上楼。更多的快递小哥，用的都是那种又高又粗的有机玻璃茶杯，杯盖上有带子，可以挂在快递车上。保安说，负责我们这片的快递小哥，快递单都很多，每天要送好几趟，一点空闲也没有，连喝口水，也只能见缝插针。

这几天，我们单位边上的人行道维修，中午太阳太毒辣，工头让他们休息一会。他们就聚在我们单位一楼大厅，躲过这一两个小时的烈日。他们每个人的手里，都拎着一个特大号的水杯，也多是有有机玻璃的那种，厚厚的茶垢，也早已将茶杯的本色抹去了。早晨出工的时候，他们在家灌满了水，带到了工地，现在，水都已经喝干

了，露出了里面粗粗的茶梗。他们去锅炉房，灌满了水，就坐在大厅的角落坐下。我们的大厅里，摆放着一组供来客暂坐的沙发，我去锅炉房打水，却从来没有看到他们坐在沙发上，也许他们是怕自己身上的尘土，弄脏了沙发吧。

他们就安静地坐在大厅的角落，身边都放着一个又灌满了水的特大号水杯，大厅里的中央空调，送来习习凉风，他们都蜷曲起双腿，头埋在膝盖上，打个盹。他们的后背上，都是白色的汗碱，那是水变成了汗水，从他们身体里带走的盐分，那也是炎炎夏日，一个劳动者留下的印记。



夜航船

■程然

闲坐烹茗

良药一味乃是茶

有书可看，有花可赏，有茶可享，是我理想生活的必需。

书与花，是消闲果儿，节奏迅速或时空饱满时，只能删繁就简。茶，则恰好相反，什么时候都得有。因为，它是一味珍贵的好药，不光消食减压，还能提神自省。正是茶，让身体与心灵，在同一时刻，和平共处，彼此连接，相互融合。武志红笔下的“巨婴”，他们的身体与心灵，很少坦诚相遇，就算狭路相逢，也纷争不断，拉扯不清。剪不断理还乱，最后又不得不分道扬镳！还好，我有茶。

但茶的品类，我从不讲究。

春雨霏霏，绿意绵绵，最不能辜负的，是一杯明前龙井。看透明的玻璃杯里，水满气溢。茶叶慢慢舒展，渐次下降聚集，沉到杯底时，有一种尘埃落定的安稳。闭上眼睛，喝上一口，清冽的香伴着极微的涩，是大自然最好的馈赠！

除此，再不贪恋其他任何的绿茶。白云生处有人家，龙井雨雾只一家嘛！身为杭州人，爱茶即爱家，是一种荣幸。

喝一壶茶，并不需要太多的条件，也没有想象中复杂。

抽出一刻钟，让宁静的心，带上放松的身体，坐下来。小茶盘上，一壶一杯一盃即可。热气腾腾，将水煮沸，滚水烫壶，加入一

撮茶叶，就能闻干甜的茶香了，这是独属于鼻子的销魂时刻。水流叮咚，手起盏满，轻轻地端起，口鼻共尝，由唇舌将温润带人周身，唯舒畅二字可形容。

有一灵魂般的要素，不可或缺，是呼吸。我感觉，喝茶的精髓在呼吸，呼吸有多深长，茶韵就能走多远。沁入心脾，靠的是呼吸，还要有一颗专注的心。水入壶，注意力却被拉走，哪怕只是小小的一会儿，倒出来的茶汤，就入不了口了，不是凉了，就是涩了。分神的心，会错过鲜美。

喝茶，就是一气呵成的身心合作。身体有感觉，心灵有感受，而脑子，此时最好罢工！空生妙有。让浮想联翩的思维停下来，自我聆听与观察才能不请自来。茶香蒸发，带走烦忧，留下自在的身心，如草地上一滴澄澈的水珠。

我常一个人盘着腿喝茶，享受独处的自由时光。我也喜欢分享，与好友或同事，在茶水与鸣中倾心交流。我还用茶做向导，开启一段段心灵之旅。

因同伴冲突，他成了孤家寡人。心情恶劣，偷跑回家，但父母并不理解，反而责备他不懂事理。被家长送回我办公室时，他双眉紧锁，两眼喷火，身体像一张愤怒的弓，正寻找发射的靶。我试着温言缓语，轻轻触碰他曾经

对我开放的心门，但屡试得败。

冲动一触即发，我却没有软化的好办法。无奈中，灵机一动，我有茶！

“你出走的这两天，我等你等得好累啊！刚才与你妈聊了许久，嘴巴也渴死了，得先润润喉再说。来来来，你能先陪我喝口茶吗？”当然，也不是无的放矢，我曾在他的朋友圈见他晒过茶具。

见他没拒绝，我一边轻轻拉他坐在了我对面的椅子上，一边从茶叶罐子里取出一小包金骏眉。从介绍茶叶开始，我在我的小茶台上启动了茶仪式。

就这样，一小杯接一小杯的温热茶汤，加上我循循善诱的低声细语，慢慢地，他眉头舒展了，双肩松弛了，话匣子开了，强硬的心，慢慢放下了戒备。他将茶香与我的信任关切，一齐迎入心门。三泡过后，茶汤也淡了，他顺从地乖乖回教室上课去了！

不得不赞叹，他是一个有茶缘的人！他是我所有请来喝茶的学生中，最会喝茶的。不得不感谢，信手拈来的茶，成了连接心房的灵丹妙药。

茶，就是这样的一味良药。它帮我穿越混沌，安住当下；它帮我连接世界，回应他人；它帮我从沉睡中醒来，觉察初心。



《盏茶迎客》陈彩琴作

乡土风情

风中的茅草

初夏的早晨，我在河畔散步，蓦然，看到一片茅草，在晨风中悠然自得地摇晃着。这种茅草花是茅针老了后抽穗长成的。我站在那里细细品味，思绪伴着苦乐童年随风飘来。

茅草，又称白茅，叶似剑状，一种普通的草，却是乡下人的宝。而童年的我，春天“拔茅针”成了一种乐趣。那种嚼茅针的甜味，至今让我难忘。小时候我长得矮

小瘦弱，而茅针最多的地方是坟头上。看着小伙伴们一个个爬上村西那个大坟墓顶上愉快地拔着茅针，我也攀着石壁爬上去，不小心一头栽了下来，幸亏奶奶为干农活的人送点心回来刚好路过，从污泥里把我拉起。

深秋，茅草老了，村里的孩子便挑着竹箩去割茅草，挑回家里晒干捆好作冬天的柴火。旧时乡村有很多人住草房，里畝人用稻草

盖房，沙地人没有稻草，冬天到江边或垭头割茅草盖房。应该说茅草好于稻草，它抗水抗腐比稻草强，污染比稻草轻，草檐下接一根空心毛竹，下面一只大缸接下雨的水，当年沙地人就用这种“天落水”来煮茶烧饭。

我喜欢茅草，还在于它有顽强的生命力，不论在江南的河边路边坟堆荒地，还是北方的沙漠或咸碱地都能生长。

■金阿根

湘湖诗会

■朱超范

癸卯七夕试笔

其一

天上佳期问若何，人间乞巧设丝萝。由来碧落遥升月，因此金风远涉河。夜色苍凉清似水，秋光淡寂净无波。从兹肃肃幽阴后，一斛离愁报素娥。

其二

梧桐一叶报新秋，仍见西风暑气浮。桥畔惊呼乱填鹊，河边嗟叹竖牵牛。经年漫漫书堪曝，此夜盈盈酒奈酬。唯有千年儿女意，青天碧海总悠悠。

其三

七夕良辰一岁回，人间好意莫相催。蟾蜍随月三更出，乌鹊架桥千里来。银管吹残频作赋，玉弦暗度几登台。天孙应识秋风思，唯独无他乞巧媒。

其四

良宵奈以望神仙，玉宇银河自在天。弯月遥随七夕夕，琼樽相与问何年。长生殿冷涵秋色，乞巧楼空护暮烟。信是双星应有约，清光一片照无眠。

其五

乡心不觉关山远，醉卧西风梦未成。举目银河今夕近，抬头素月此时清。玉盘已缺原非怨，乌鹊犹真尚有情。夜短遐离离别苦，何须轻信誓长生。

灯下漫笔

■潘开宇

江云漠漠桂花湿

它是旷野山风中的广寒一点香，是浅碧轻红中的一抹淡黄疏影。它在中秋明月的秋思中俏立中庭，也在半城山水半城湖的惠州伴江云漠漠海雨倚倚。它散落在灿若星辰的诗句里，也在千年的轮回和枯荣里，随八月秋风，透过黄花深巷，红叶低窗，入我心头。

夜深读诗，窗外凉风送爽，桂香袭人。卷页之间，扑面遇上苏轼的这首《舟行至清远县，见顾秀才，极谈惠州风物之美》：“到处聚观看案吏，此邦宜著玉堂仙。江云漠漠桂花湿，海雨翛翛荔子然。闻道黄柑常抵鹊，不容朱橘更论钱。恰从神武来弘景，便向罗浮觅稚川。”

江上薄雾霏霏，打湿桂花的不，不知是无声冷露，还是风流花雨。八月的金风玉露中，桂香馥郁，人间天上一时间。桂花树下，面对如潮般自发涌来迎接他的当地百姓，诗人自称“香案吏”，顿起此心安处是吾乡之感。惠州风物自早年，黄柑朱橘，俱是红尘清欢。更愿能如弘景稚川，迎长风踏遍山河大地。

这是作者被贬惠州时所作的一首七言律诗，也是历代咏桂花诗词中的翘楚之作。惠州位于广东的东北部，古时是人烟稀少，猛兽出没的荒凉之

地。诗名中的顾秀才才是北宋时清远县的乡贡，史载他善诗词，好游山水，曾隐居罗浮山十年，足迹遍及大江南北。听闻大文豪苏轼前来，遂力荐惠州风物之美。所幸，苏轼也没有让惠州百姓失望。他在当地兴修水利，发展教育，将自己融入这座城市。有那么一类人，尘世的磨砺只为让他们才华愈显，旷如山海。无论是前期得志时的豪放磅礴，还是贬谪生涯中的淡泊旷达，苏轼的那份从容都如同桂子的清雅，即便纷落如雨，掉入尘埃，依旧历久弥香。

“问汝平生功业，黄州惠州儋州”。在惠州两年多时间里，苏轼写下了580多首（篇）诗词、散文和序跋等。此诗中的“罗浮”，便是他笔下《惠州一绝》中所述四季如春，卢橘杨梅次第新的罗浮山。“日啖荔枝三百颗，不辞长作岭南人”更是从此成了惠州的名片。后人誉其“一自坡公谪南海，天下不敢小惠州”。岭南的迷雾瘴雾，消散在荔枝的清甜和万户酒香中，也消散在漠漠江云，一番洗清秋里。

他从蜀地眉山走来，一生三起三落，跌宕起伏。留下无数文学史上的名作，留下惠及当地百姓的无数功德，也留下宠辱不惊、烟雨任平生的豁达，和逆境中的民本情怀。